

第十七回 俏佳人代醜漢呈身

詞曰：

螻蛄不量，蝦蟆妄想，往往自尋讎。便不傷身，縱能脫禍，也惹一場羞。佳人性慧，心腸巧，慣下倒鬢鉤。吞之不入，吐之不出，不怕不低頭。

右調《少年遊》

話說平如衡考不過侍妾，走了出來，剛走到穿堂背後分路口，撞見燕白頷也走了出來。二人遇見，彼此驚訝。先是燕白頷問道：「你考得如何？」平如衡連連搖頭道：「今日出醜了。」燕白頷又問道：「曾見小姐麼？」平如衡道：「若見小姐，就考不過，還不算出醜。不料小姐自不出來，卻叫一個掌書記的侍妾與我考，那女子雖說是個佳妾，我看她舉止端莊，顏色秀媚，比貴家小姐更勝十分。這且勿論，祇說那才情敏捷，落筆便成，何須倚馬。小弟剛做得一首，她想也不想，信筆就和一首。小弟又做一首，她又信筆和一首。小弟一連做了三首，她略不少停，也一連和了三首，內中情詞，針鋒相對，不差一線，倒叫小弟不敢再做。我想，一個侍妾不能討她半點便宜，豈非出醜。吾兄所遇定不如此，或者為小弟爭氣？」

燕白頷把眉一蹙道：「不消說起，與兄一樣。也是一個書記侍妾，小弟也做了三首，她也和了三首，弄得小弟沒法。她見小弟沒法，竟笑了進去。臨去還題詩一首譏諷於我。我想，他家侍妾尚然如此高才可愛，那小姐又不知妙到甚麼田地，就是小弟所醉心的閣上美人，也不過相為伯仲。小弟所以垂首喪氣，不期吾兄也遇勁敵，討了沒趣。」平如衡道：「前邊的沒趣已過去了，但是出去要見山相公。倘若問起，何言答之。祇怕後面的沒趣更覺難當。」燕白頷道：「事既到此，就是難當也祇得當一當。」跟的家人又催，二人立不住腳，祇得走了出來。

到了廳上，幸喜得山相公進去，還不曾出來。家人說道：「二位相公請少坐，待我進去稟知老爺。」燕白頷見山相公不在廳上，巴不得要脫身，因說道：「我們自去，不消稟了。」家人道：「不稟老爺，相公去了，恐怕老爺見罪。」平如衡道：「我們又不是來拜你老爺的，無非是要與小姐試才。今已試過，試的詩又都留在裏面，好與歹聽憑你老爺、小姐慢慢去看，留我們見老爺做甚麼？」家人道：「二位相公既不要見老爺，小的們怎好強留。但祇是二位相公尊寓在何處，也須說下，恐怕內裏看得詩好，要來相請也不可。」平如衡道：「這也說得有理，我二人同寓在……」，正要說出玉河橋來，燕白頷慌忙插說道：「同寓在泡子河呂公堂裏。」說罷二人竟往外走。

走離了三五十步，燕白頷埋怨平如衡道：「兄好不知機，你看今日這個局面，怎還要對他說出真下處來。」平如衡道：「正是，小弟差了。幸得還未曾說明，虧兄接得好。」不多時，走到庵前。祇見普惠和尚迎著問道：「二位相公怎就出來，莫非不曾見小姐考試麼？」燕白頷道：「小姐雖不曾見，考卻考過了。」普惠笑道：「相公又來取笑了。小姐若不曾見，誰與相公對考？」平如衡道：「老師不消細問，少不得要知道的。」普惠道：「且請裏面喫茶。」二人隨了進去。走到佛堂，祇見前日題的詩，明晃晃寫在壁上。二人再自讀一遍，覺得詩語太狂，因索筆各又續一首於後，燕白頷的道：

青眼從來不淚垂，而今始信有娥眉。

再看脂粉為何物，筆竹千竿墨一池。

平如衡也接過筆來續一首道：

芳香滿耳大名垂，雙畫千秋才於眉。

人世鳳池何足羨，白雲西去是瑤池。

普惠在旁看見，因問道：「相公詩中是何意味？小僧全然不識。」燕白頷笑道：「月色溶溶，花陰寂寂，豈容法聰知道！」平如衡又笑道：「他是普惠，又不是普救，怎說這話？」遂相與大笑，別了普惠出來，一徑回去不題。

卻說山小姐考完走回後，恰好冷絳雪也考完進來。山小姐先問道：「那生才學如何？姐姐考得如何？」冷絳雪道：「那生是個真正才子，若非賤妾，幾乎被他壓倒。」因將原韻三首，與自己和韻四首都遞與山小姐道：「小姐請看便知。」

山小姐細細看了，喜動眉宇，因說道：「小妹自遭逢聖主垂青，得以詩文遍閱天下人，於茲五六年，也不為少。若不是庸府之才，也就是疏狂之筆，卻從不曾遇此。二生詩才十分俊爽如此，真一時之後傑也。」冷絳雪道：「這等說來，小姐與考的錢生，想也是個才子了。」山小姐道：「才子不必說，還不是尋常才子。落筆如飛，幾令小妹應酬不來。」也將原唱三首，並和詩四首遞與冷絳雪道：「姐姐請看過，小妹還有一樁可疑之事與姐姐說。」

冷絳雪看了，讚歎不絕口道：「這趙、錢二生才美真不相上下。不是誇口說，除了小姐與賤妾，卻也無人敵得他來。且請問小姐，又有甚可疑之事？」山小姐道：「那生見了小妹『一曲雙成也不如』之句，忽然忘了情，拍案大叫道：『我平如衡，今日遇一勁敵矣！』小妹聽見，就問他，先生姓錢為何說平如衡？他著慌，忙忙遮飾，不知為何？莫非此生就是平如衡，不然天下哪裏有許多才子？」冷絳雪道：「那生怎樣一個人品？」山小姐道：「那生年約二十上下，生得面如瓜子，雙眉斜飛入鬢，眼若春星，體度修長。雖弱不勝衣，而神情氣宇昂藏如鶴。」冷絳雪道：「這等說來，正是平如衡了。祇可惜賤妾不曾看見。若是看見，倒是一番奇遇。」山小姐道：「早知如此，何不姐姐到西園來。」

冷絳雪道：「賤妾也有一件事可疑。」山小姐道：「何事？」冷絳雪道：「那趙生見賤妾題的『須知不是並頭蓮』之句，默默良久。忽歎了一聲，低低吟誦道：『天祇生人情便了，情長情短有誰憐。』賤妾聽了忙問道：『此何人所吟？』他答道：『非吟也，偶有所思耳。』賤妾記得，前日小姐和閣下書生正是此二語。莫非這趙生正是閣下書生？」山小姐聽了，因問道：「那生得如何？」冷絳雪道：「那生得圓面方額，身材清秀而豐滿，雙肩如兩山之聳，一笑如百花之開。古稱潘安雖不知如何之美，祇覺此生相近。」山小姐道：「據姐姐想象說來，恍與閣下書生宛然。若果是他，可謂當面錯過。」冷絳雪道：「天下事怎這等不湊巧！方纔若是小姐在東，賤妾在西，豈不兩下對面，真假可以立辨。不意顛顛倒倒，豈非造化弄人？」

二人正躊躇評論，忽山顯仁走來問道：「你二人與兩生對考，不知那兩生才學實是如何？」山小姐道：「那兩生才學實是……」

父親須優禮相待纔是。」山顯仁道：「我正出去留他，不知他為甚竟不別而去，我故進來問你。既果是奇才，還須著人趕轉，問他個詳細纔是。」山小姐道：「父親所言最是。」

山顯仁遂走了出來，叫一個家人到接引庵去問。若是趙、錢二相公還在庵中，定然要請轉來。若是去了，就問普惠臨去可曾有甚話說。」家人領命，到庵中去問。普惠回說道：「已去久了。臨去並無話說，祇在前壁題詩後，又題了二首詩而去。」家人遂將二詩抄了來回復山顯仁。

山顯仁看了，因自來與女兒並冷絳雪看道：「我祇恐他匆匆而去，有甚不足之處，今見二詩十分欽羨於你。不別而去者，大約是懷慚之意了。」山小姐道：「此二生不獨才高，而又虛心服善如此，真難得。」冷絳雪道：「難得兩個都是一般高才。」

山顯仁見女兒與冷絳雪交口稱讚，因又吩咐一個家人道：「方纔來考試的松江趙、錢二位相公，寓在城中泡子河呂公堂。你可拿我兩個名帖去請他，有話說。」

家人領命，到次日起個早，果走到泡子河呂公堂來尋問。燕白頷原是假說，如何尋問得著。不期事有湊巧，宋信因張尚書府中出入不便，故借寓在此。山府家人左問右問，竟問到宋信下處。宋信見了問道：「你是誰家來的，尋那一個？」家人答道：「我是山府來的，要尋松江趙、錢二位相公。」宋信道：「山府自然是山相公了。」家人道：「正是，現有名帖在此。」宋信看見上面寫著侍生山顯仁拜，因又問道：「這趙、錢二位相公，與你老爺有甚相識，卻來請他？」家人道：「這二位相公昨日在我府中與小姐對詩，老爺與小姐說他是兩個才子，故此請他去有甚話說。」宋信心下暗想道：「此二人一定是考中意的了。此二人若考中了意，老張的事情便無望了。」因打個破頭厲道：「松江祇有張吏部老爺的公子，張寅便是個真才子，哪裏有甚姓趙姓錢的才子，莫非被人騙了？」家人道：「昨日明明兩個青年相公在我府中考試的，怎麼是騙。」宋信道：「若不是騙，就是你錯記了姓名。」家人道：「明明一個姓趙，一個姓錢，為何會錯？」宋信道：「松江城中的朋友，我都相交盡了。且莫說才子，就是飽學秀才，也沒個姓趙姓錢的，莫非還是張寅相公？」家人道：「不曾說姓張。」宋信道：「若不是姓張，這裏沒有。」

家人祇得又到各處去尋。尋了一日，並無蹤影，祇得回復山顯仁道：「小人到呂公堂遍訪，並無二人蹤跡。人人說松江才子，祇有張吏部老爺的公子張寅方是，除他並無別個。」山顯仁道：「胡說，明明兩人在此，你們都是見的，怎麼沒有。定是不用心訪，還不快去細訪，若再訪不著，便要重責。」家人慌了，祇得又央求兩個，同進城去訪不題。

卻說宋信得了這個消息，忙尋見張寅，將前事說了一遍道：「這事不上心，祇管弄冷了。」張寅道：「不是我不上心，他那裏又定要見我，你又叫我不去，所以耽延。為今之計，將如之何？」宋信道：「他既看中意了趙、錢二人，今雖尋不見，終須尋著。一尋見了，便有成機，便將我們前功盡棄。如今急了，俗話說得好，醜媳婦少不得要見公婆。莫若討兩封硬掙書，大著膽，乘他尋不見二人之際，去走一遭。倘僥幸先下手成了，也不可。若是要考試詩文，待小弟躲在外邊，代作一兩首傳遞與兄，塞塞白兒，包你妥帖。祇是事成了，不要忘記小弟。」張寅道：「兄如此玉成，自當重報。」二人算計停當，果然又討了兩封要路的書，先送了去。隨既自寫了名帖，又準備了一副厚禮，自家闊服乘轎來拜。又將宋信悄悄藏在左近人家。

山顯仁看了書帖，皆都是稱讚張寅少年才美，門當戶對，求親之意。又見書帖都是一時權貴，總因是吏部尚書之子。又見許多禮物，不好輕慢，祇得叫家人請入相見，張寅倚著自家有勢，竟昂然走到廳上，以晚輩禮相見。禮畢，看坐在左首。山顯仁下陪，一面奉茶，一面就問道：「久仰賢契，青年高才，渴欲一會，怎麼許久不蒙下顧？」張寅答道：「晚生一到京，老父即欲命晚生趨謁老太師，不意途中勞頓，抱恙未痊，所以羈遲上謁，獲罪不勝。」山顯仁道：「原來有恙，老夫急於領教，也無他事。因見前日書中，盛稱賢契著述甚富，故欲領教一二。」張寅道：「晚生末學，巴人下里之詞，祇好塗飾閭裏，怎敢陳於老太師山斗之下。今既蒙誘引，敢不獻醜。」因向跟家人取了一冊《張子新編》，深深打了一恭，送上道：「鄙陋之章，敢求老太師轉致令媛小姐筆削。」

山顯仁接了，展開一看，見遷柳莊、題壁、聽鶯諸作，字字清新，十分歡喜道：「賢契美才，可謂名下無虛。」又看了兩首，津津有味。因叫家人送與小姐，一面就邀張寅到後廳留飲。張寅辭遜不得，祇得隨到後廳，小飲數杯。

山顯仁又問道：「雲間大郡，人文之邦。前日王督學特薦一個燕白頷，也是松江人，賢契可是相知麼？」張寅道：「這燕白頷號紫侯，也是敝縣華亭人，與晚生是自幼同窗，最為莫逆。凡遇考事，第一、第二，每每與晚生不相上下。才是有些，祇是為人狂妄，出語往往詆毀前輩，鄉里以此薄之。家父常說他既承宗師薦舉，又蒙聖恩徵召，就該不俟駕而來，卻又不知向何方流蕩，竟無蹤跡，以辜朝廷德意，豈是上進之人？」山顯仁聽了道：「原來這燕生如此薄劣。縱使有才，亦不足重。」

正說未完，祇見一個家人走到山顯仁耳邊，低低說些甚麼。山顯仁就說道：「小女見了佳章，十分欣羨，因內中有甚麼解處，要請賢契到玉尺樓一解，不識賢契允否？」張寅道：「晚生此來正要求教小姐，得蒙賜問，是所願也。」山顯仁道：「既是這等，可請一往，老夫在此奉候。」就叫幾個人送到玉尺樓去。

張寅臨行，山顯仁又說道：「小女賦性端嚴，又不能容物，比不得老夫，賢契言語要謹慎。」張寅打一恭道：「謹領台命。」遂跟了家人同往。心下暗想道：「山老之言，過於自大。他閣老女兒縱然貴重，我尚書之子也不寒賤，難道敢輕薄我不成，怕她怎的。若要十分小心，倒轉被她看輕了。」主意定了，遂昂昂然隨著家人入去。

不期這玉尺樓直在最後邊，過了許多亭榭廊廡方纔到了樓下。家人請他坐下，叫侍妾傳話上樓。坐不多時，祇見樓上走下兩個侍妾來，向張寅說道：「小姐請問張相公，這《張子新編》還是自作的，還是選集眾人的？」張寅見問得突然，不覺當心一拳，急得面皮通紅。幸喜得小姐不在面前，祇得勉強硬說道：「上面明明刻著『張子新編』，張子就是我張相公了，怎說是別人做的。」侍妾道：「小姐說既是張相公自做的，為何連平如衡的詩都刻在上面？」張寅聽見說出平如衡三字，摸著根腳，驚得啞口無言，默然半晌，祇得轉口說道：「你家小姐果然有眼力，果然是個才子。後面有兩道是平如衡與我唱和做的，故此連他的都刻在上面。」侍妾道：「小姐說不獨平如衡兩首，還有別人的哩！」張寅心下暗想道：「她既然看出平如衡來，自然連燕白頷都知道，莫若直認罷了。」因說道：「除了平如衡，便是燕白頷還有兩首。其餘都是我的了，再無別人。請小姐祇管細看，我張相公是真才實學，決不做那盜襲小人之事。」侍妾上樓復命。

不多時，又走下樓來。手裏拿著一幅字，遞與張寅道：「小姐說《張子新編》既是張相公自做的，定然是個奇才了。今題詩一首在此，求張相公和韻。」張寅接了，打開一看，祇見上寫著一首絕句道：

一池野草不成蓮，滿樹楊花豈是綿。
失去燕平舊時句，忽然張子有新編。

張寅見了，一時沒擺布，祇得假推要磨墨、拈筆。寫來寫去，悄悄寫了一個稿兒，趁人看不見，遞與帖身一個僮子，叫他傳出去與宋信代做。自家口裏哼哼唧唧的沉吟，一會兒虛寫了兩句，一會兒又抹去了兩句。一會兒又將原稿讀兩遍，一會兒又起身走幾步，兩隻眼祇望著外邊。侍妾們看了，俱微微含笑。挨的工夫久了，樓上又走下兩個侍妾來，催促道：「小姐問張相公，方纔這首詩還是和，還是不和？」張寅道：「怎麼不和？」侍兒道：「既然和，為何祇管做去？」張寅道：「詩妙於工，潦草不得。況詩人之才情不同，李太白鬥酒百篇，杜工部吟詩太瘦，如何一樣論得。」正然著急不題。

卻說小僮拿了一張詩稿，忙忙走出，要尋宋信代作。奈房子深遠，轉折甚多，一時認不得出路，祇在東西亂撞。不期，冷絳雪聽得山小姐在玉尺樓考張寅，要走去看看。正走出房門，忽撞見小僮亂走，因叫侍妾捉住問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走到內裏來。」小僮慌了，說道：「我是跟張相公的。」冷絳雪道：「你跟張相公，為何在此亂走？」小僮道：「我要出去，因認不得路，錯走到此。」冷絳雪見他說話慌張，定有緣故，因道：「你既跟張相公，又出去做甚？定是要做賊了，快拿到老爺處去問。」小僮慌了道：「實是相公吩咐，出去有事，並不是做賊。」冷絳雪道：「你實說，出去做甚麼，我就饒你，你若說一句謊，我就拿你去。」

小僮要脫身，又脫不得，祇得實說道：「相公要做甚麼詩，叫我傳出去與宋相公代做。」冷絳雪道：「要做甚麼詩？可拿與我看。」小僮沒法，祇得取出來遞與冷絳雪。冷絳雪看了，笑一笑道：「這是小姐奈何他了，待我也取笑他一場。」因對小僮說道：「你不消出去尋人，等我替你做了罷。」小僮道：「若是小姐肯做得，一發好了。」冷絳雪道：「跟我來。」遂帶了小僮到房中，信筆寫了兩首，遞與他道：「你可拿去，祇說是宋相公做的。」小僮得了詩，歡喜不過。

冷絳雪又叫侍兒送到樓下，小僮掩將進去。張寅忽然看見，慌忙推小解，走到階下。那僮子近身一混，就將代做的詩遞了過來。張寅接詩在手，便膽大氣壯，昂昂然走進來坐下道：「做詩要有感觸，偶下階有觸，不覺詩便成了。」因暗暗將代做的稿兒鋪在紙下，原打帳是一首，見是兩首，一發快活，因照樣謄寫，寫完，又自念一遍，十分得意。因遞與侍妾道：「詩已和成，可拿與小姐去細看。小姐乃有才之人，自識其中趣味。」侍妾接了，微笑一笑，遂送上樓來與山小姐。山小姐接了一看，祇見上面寫的是：

高才自負落花蓮，莫認包兒掉了綿。

縱是燕平舊時句，雲間張子實重編。

又一首是：

荷花荷葉總成蓮，樹長蠶生都是綿，

莫道春秋齊晉事，一加筆削仲尼編。

山小姐看完，不禁大笑道：「這個白丁，不知央甚人代作，倒被他取笑了。」又看一遍道：「詩雖遊戲，其實風雅。則代作者，倒是一個才子。但不知是何人？怎做個法，叫他說出方妙。」

正然沉吟，忽冷絳雪從後樓轉出來。山小姐忙迎著笑說道：「姐姐來得好，又有一個才子，可看一個笑話。」冷絳雪笑道：「這個笑話，我已看見。這個才子，我先知道了。」冷絳雪就將撞見小僮出去求人代作，並自己代他作詩之事說了一遍，山小姐拍掌大笑道：「原來就是姐姐耍他，我說哪裏又有一個才子。」

張寅在樓下聽見樓上笑聲啞啞，滿心以為看詩歡喜，因暗暗想道：「何不乘他歡喜，趕上樓去調戲，得個趣兒，倘有天緣，彼此愛慕固是萬幸。就是她心下不允，我是一個尚書公子，又是她父親明明叫我進來的，她也不好難為我。今日若當面錯過，明日再央人來求，不知費許多力氣，還是隔靴搔癢，不能如此親切。」主意定了，遂不顧好歹，竟硬著膽撞上樓來。祇因這一上樓來，有分教：

黃金上公子之頭，紅粉塗才郎之面。

不知此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